

# 論宋代文人迎紫姑行為之目的——以文藝活動的角度觀察

葉宛筠\*

## 摘要

在儒家所云：「子不語怪力亂神」及「敬鬼神而遠之」的思維之下，宋代文人仍生活當中有著迎紫姑的活動。紫姑詳細的記載出於《異苑》，她原為廁神，但到宋代，文人卻將她視為文藝女神。文人與紫姑的互動在宋代的文獻資料相當豐富，這些資料可見於《夷堅志》、《夢溪筆談》、《東坡續集》等。然而，直至目前，學界對於紫姑的討論多著重在巫術、民俗信仰及文化演變為主，對於文人與紫姑之間的互動的研究並不多。故本文透過宋代紫姑相關文獻的討論，導出當時在理學興起的時空背景之下，文人在理性當中仍做出如此大相逕庭的行為。

關鍵詞：紫姑 文藝女神 占卜 扶箕 淫祀



---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生一年級

## 壹、前言

文獻上，可在宋人筆記<sup>1</sup>中見到許多文人「迎紫姑」互動的行為，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為中國文化的高峰期，以及理學體系的興盛、科學技術的種種進步，宋代教育事業的長遠發展，和社會制度方面相對於前朝完善等等。於是在這理性的環境中，則民間信仰依舊盛行著，而其中又以紫姑信仰最為普遍，甚至興盛於文人閒雅活動之間。在同一個時代當中此兩種因素卻並存著，各自發展成兩個成熟的代表性象徵，這個問題是值得去探考與深入的一點，也是本文想要探考的方向以及解決的目的。

迎紫姑原本是屬於農村婦女正月十五時占卜桑農的節目活動，隨著時代的轉變，卻在宋代時成為文人階級的閒暇娛樂——扶箕。前人在紫姑的相關研究當中，又多以其形象演變、巫術、民俗信仰及文化演變，以及文人寄託心態為主。在王慶淑《中國傳統習俗中的性別歧視》中提到「廁神」條曾提出解釋云：

扶箕者如果是男性，則大都是失意而隱逸的文人所為。而民間扶箕者很多是女性，其中就可能有極高才能的婦女。」。由此推論其借著扶箕，假藉神仙的名義，一抒胸臆，一展才華。<sup>2</sup>

目前在台灣研究「紫姑」的相關論文，為黃石〈「迎紫姑」之史的考察〉此文是對紫姑故事做較全面性的觀察，同期亦有屢子匡讀完黃石的作品之後，撰有〈紫姑的姓名〉一文為回應。<sup>3</sup>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一書<sup>4</sup>，是針對紫姑故事中相關的「扶箕」行為進行了詳細的記載與探考。而在較近期為謝明勳〈「紫姑」故事流變析論——以文獻資料考察為主〉，此文是將紫姑從六朝至清的相關文獻做了統整、流變分析，在詳細的文獻探考中，呈現人們對紫姑的信仰及看法；及為何廁神會從「鬼」到「神」之間的轉變，其所呈現的兩極化趨勢與紫姑在文學中的形象變化和相關習俗介紹。<sup>5</sup>陳佳穗〈宋代筆記小說中之「紫姑神」形象初探〉中<sup>6</sup>，提到中國人對鬼神之說多抱以戒慎敬畏之心態，鬼神之說與形象往往都是在人民共同相信的情況下所凝結而成的，而其中有許多鬼神，乃是歷史上眾所皆知的人物，如：鍾馗、關公等。而其真實性與否，取決於當時的社會背景、地區性、時間更替等的影響與變遷。其文中架構是透過宋代筆記小

1見《夷堅志》、《夢溪筆談》、《東坡續集》。

2見王慶淑：《中國傳統習俗中的性別歧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5年），頁213。

3同註2。

4見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臺北：臺北商務，1994年）。

5見謝明勳：〈「紫姑」故事流變析論——以文獻資料考察為主〉一文收錄於《第一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文集》（台中：新文豐發行，2001），頁367。

6見陳佳穗：〈宋代筆記小說中之「紫姑神」形象初探〉《空大人文學報》，2003年，第12期，頁19。

說之記載，去探究了紫姑神的形象，及其信仰是如何在宋代社會文化背景下產生之異動與變遷。而趙修霽〈宋代紫姑的女仙化及才女化〉載紫姑如何從妾的形象，在時代的轉換之下，逐漸成為文人的托寓之用，亦隨著成就了仙女、才女的形象。<sup>7</sup>

由以上資料中，我們可得知紫姑信仰的目的與對象，逐漸的出現微妙的轉變，而注目的焦點是在宋代文人這個角色的加入之後，所掀起的風潮，這正是此文想探究紫姑在宋代筆記小說中描述文人閒雅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人迎紫姑行為之目的，是因為何種因素、環境之下促使文人如此作為，或是為文化信仰下的傳承結果。

## 貳、紫姑起源及演變

廁神或是廁鬼已經流傳已久，見於《太平廣記》中「依倚」<sup>8</sup>，並且在早期還有男女之分。有男廁神如後帝、李赤、郭登<sup>9</sup>；以及女廁神如紫姑、帝嚳女胥<sup>10</sup>、椅子姑。<sup>11</sup>我國本為一個信仰多神的社會，神靈、鬼靈信仰，加上萬物有靈信仰論的觀念。所以廁所會出現許多神靈、鬼靈就不足為奇，然而廁神的出現，皆因早期為農業社會，廁所又多與豬舍並立而建，並視糞便為黃金。目前可在《異苑》、《南史·沈傳之》中，見有「廁神」一詞出現，如南朝宋·劉敬叔《異苑》描述陶侃如廁時之狀：

陶侃，字士竹，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雜五行書》曰廁神後帝也。<sup>12</sup>

唐·李壽之《南史》載，沈慶之遇廁神之狀：

7見趙修霽：〈宋代紫姑的女仙化及才女化〉《漢學研究集刊》，2008年第6期，頁72。

8 見宋太宗敕撰：《太平御覽》卷八八六引《白澤圖》：「廁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臺北：台灣商務，1997年）頁4069。

9見〔唐〕李復言：《續玄怪錄》卷三〈錢方義〉：「……夜如廁，……忽見蓬頭青衣者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入，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又曰：『廁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一文收錄於《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2000），頁448—449。

10見王毓龍校注：《荆楚歲時記校注》卷一（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25。

11「椅子姑：關椅子姑：椅子姑即紫姑，是大陸傳來得俗信。在未出門看花燈的婦女們是很無聊的，就邀鄰家的婦女來「關椅子姑」作消遣。……然後由兩婦各持一椅腳的一端搖動，共低聲念唱：「椅子姑、椅子姊，請汝姑姑來坐椅，坐椅定，坐椅聖，若有聖，水桶頭格三下來坐聖！」繼續念唱至竹椅感覺奇重的時候，那麼這就椅子姑的神已經來降……。」一文收錄於莊伯和：〈廁神、廁鬼〉《歷史月刊》，2002年第171號，頁87。

12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3，頁544。

初，(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大富大貴，然末在旦夕。」問其故，答曰：「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sup>13</sup>

記載中兩位人翁夢中如廁，遇之數十人隊伍，而後醒來被解夢為大富大貴之兆，日後果然一一位登三公，從以上故事來看廁神原本在農家具有的豐收象徵，被文人引用後，廁神與功名利祿之間開始產生關連，有著加官晉爵的隱喻出現。然而廁神形象的來源除了來自民間信仰，另外還有獨立存在於文學作品中，柳宗元〈李赤傳〉文中說道：「吾善為詩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李赤」。描述唐代出現的廁神形象—李赤，在廁神信仰中是相當奇特的對象，李赤把世間看作骯髒的廁所，反之把廁所視為「帝居均天清都」的天堂。<sup>14</sup>另外，還流傳於世的廁神為《幽冥錄》郭登一見其則不久病逝人間、帝嚳女胥—好樂，隨著朝代更替，以上所記之各廁神的特質卻逐漸融合在「紫姑」的身上，其信仰特質：占卜、好樂、琴、棋、書、畫，無一不會。而紫姑其事的記載最早見於六朝，《荆楚歲時記》、《異苑》、《玉燭寶典》等書均曾記錄其事；其中以《荆楚歲時記》為早的紀錄。

梁·宗凜所撰之《荆楚歲時記》曾提到：

正月十五……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占眾事。<sup>15</sup>

又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卷一：

正月半……其夜則迎紫姑以卜。<sup>16</sup>

可見「迎紫姑神」一事在六朝時期已被視作歲時年節的古俗，而迎紫姑神之來源及儀式，最早詳細見於南朝宋·劉敬叔之《異苑》載，紫姑的來歷與死因，以及迎紫姑的祝語，最原始的祭祀原型：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妒，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躑不住。能占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

13見〔唐〕李壽之：《南史》(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本，1985年)，卷37，頁957。

14見莊伯和：〈廁神、廁鬼〉《歷史月刊》(台北：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85。

15見王毓龍校注：《荆楚歲時記校注》卷一(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頁83。

16見〔清〕黎庶昌：《玉燭寶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百部叢書集成》第5747冊之十)，頁29。

鉤，好則大舞，惡則抑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sup>17</sup>

在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中，迎紫姑的儀式開始出現有明確的降箕作詩的紀錄，可見於描述其迎紫姑時，所需的器具—箕、箸，以及出現作詩敏捷之狀：

黃州之俗人郭氏，每歲正月，迎子姑神，以箕為腹，箸為口，畫灰盤中為詩，敏捷立成。<sup>18</sup>

宋·洪邁之《夷堅支乙》卷五〈紫姑詠手〉載，文人邀其紫姑一起吟詩作對，其情境逐漸步出歲時年節，邁入文人聚會、閒雅之場所：

紫姑詠手，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在箕傍，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弦曲裏歌聲慢，星月樓前禮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衣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卻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也。<sup>19</sup>

又《夷堅壬志》卷四十四〈紫姑白苧〉載，迎紫姑的時間已非正月，乃在春初時分，然迎來之紫姑自稱「蓬萊仙子王英」，亦非原紫姑，其所吟之詩又稱天上文字，略有其自豪自身文采之意：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闕，世以為紫姑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納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為雅。「蜀人郝完父以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王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煖律猶微。抑舒金線柳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香肌。幾回無語歛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沖澹有思致。<sup>20</sup>

降箕非紫姑者，又《夷堅丁志》卷十八〈紫姑藍粥詩〉載，降箕之紫姑為「官妓

17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3，頁522。

18見〔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5年），第2冊，頁1071。

19見〔宋〕洪邁：《夷堅支乙》（《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出版社，1985年），第21編，第4冊，卷44，頁2625~2626。

20見〔宋〕洪邁：《夷堅支乙》（《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出版社，1985年），第21編，第4冊，卷44，頁1486~1487。

藍氏者」也，明顯的出現文人暇日聚會，迎紫姑吟詩作對，及其詳細說明降箕者之身分說明之例：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侄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偽為之而托以惑眾，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曷乎索詩？」漫賦絕句云：「末豆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蒼皇救文叔。」眾不曉所謂，複禱求神：「願明以告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sup>21</sup>

以上可見從六朝開始，紫姑的功能從「能占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演變成「以箕爲腹，箸爲口，畫灰盤中爲詩，敏捷立成。」而到了宋代，最常見的迎紫姑方式，也變爲一爲藉由降身於人身來卜卦問事；一則爲藉由「扶箕」的方式<sup>22</sup>，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隨著歷史的演變，紫姑信仰的社會功能也有新的發展。在宋人的觀念中，慢慢的紫姑也已不僅是專職蠶桑的女廁神，而是善詩詞、歌舞等才藝的女神。宋代代表性的筆記小說《夷堅志》諸志裏就直接記載相關紫姑所作的大量詩詞，如：《夷堅丁志》卷十八〈紫姑藍粥詩〉、《夷堅三志壬》卷五〈鄭氏紫姑詩〉、《夷堅支丁》卷十〈陳元紫姑詩〉等都有。

我們可以得知紫姑信仰演變成扶箕之術之後，也由農村婦女小兒的娛樂之間，延伸爲文人閒雅賦詩之事，見於《夷堅丁志》〈紫姑藍粥詩〉：「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侄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由以上舉例可發現，迎紫姑的活動逐漸在文人作品中見之。再者，在《夷堅志》〈紫姑白苧〉〈紫姑藍粥詩〉中，宋代之後的降箕者或爲不同鬼神<sup>23</sup>，全數皆以「紫姑」稱之，而降箕者已經不再侷限於農婦占問豐收，自宋以來常有以「山人」、「道人」、「居士」、「仙子」之類自居者行降乩之事。因爲閨中兒女在正月十五夜所請的紫姑已不能滿足文人學士鬥詩比文的要求，問功名前程也不如兒女們卜蠶桑那麼單純，所以降箕的也得有點「學問」才行。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使文人人數激增，也驅使他們對文藝之才的崇拜與追求。從上述引文之中，扶箕是隨著科舉盛行起來的，赴試的舉人一方面要預知試題，一方面又要知道科名的成敗。若是功

21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3，頁2353。

22見陳佳穗：〈宋代筆記小說中之「紫姑神」形象初探〉《空大人文學報》（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2003年），第12期，頁22。：「將插了筷子的筭箕置於鋪了一層沙灰的盤上，視筷子在盤子所劃之文字、圖畫或符號來斷定眾事也說明了迎紫姑的儀式實爲江南荆巫卜的基本作法。」

23〈紫姑白苧〉中的「蓬萊仙子王英」，〈紫姑藍粥〉中的「官妓藍氏者」。

名不成就，就要問爲什麼，有什麼補救的方法。這個無形中約束了秀才舉人們的品行，使他們積些陰德。除了卜命運以外，還可以請仙來唱和或猜謎，或講究技術醫藥等事。

## 參、文人迎紫姑的目的

扶箕本是占卜的一種，它的流行多由於文人與官僚的信仰。文人扶箕大概起於宋朝，而最流行的時期是在明清科舉時代，幾乎每府每縣的城市裡都有箕壇。<sup>24</sup>可見請箕仙已成宋代常見的休閒活動，其中以又紫姑神最多見。而每次降箕是神是仙是鬼，亦難判定，所以將所降箕之神，盡皆稱爲紫姑，也因此可間接說明爲何傳於後世的紫姑，會出現精通諸藝的奇特現象。可得知兩種可能：一爲冤鬼成神，如〈子姑神記〉所載。二爲他鬼竊食佯託。〈天篆記〉云：「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sup>25</sup>而不論降箕者爲紫姑或是其他的鬼神，然宋代文人還是樂此不疲的在各活動中迎紫姑，以爲娛樂也。

蘇軾《東坡續集》卷十二〈子姑神記〉<sup>26</sup>：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寘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文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sup>27</sup>

24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臺北：臺北商務，1994年），頁46。

25見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間觀》（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頁28。

26見謝明勳：〈「紫姑」故事流變析論—以文獻資料考察爲主〉一文收錄於《第一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文集》（台中：新文豐發行，2001），頁367。：「紫姑」與「子姑」乃一音之訛。」

27見〔宋〕蘇軾：《東坡續集》（《東坡七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6年），頁11~12。

南朝宋·劉敬叔之《異苑》載：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躑不住。能占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舞，……。<sup>28</sup>

在《異苑》中提到紫姑「善射鈎」，即紫姑不僅能占卜，還擅長各類遊戲。而對於射鈎是為何種遊戲，現在已不能考證，但從中延伸出來的娛樂活動，一直是紫姑信仰中最活躍的內容之一。迎紫姑往往是小兒嬉鬧、兒童歡笑以及各類民間遊戲表演的場所，這類習俗在宋代文人作品有詳細的記載。孔平仲《上元作》云：「群兒嬉戲尚未寢，更看紫姑花滿頭。」<sup>29</sup>紫姑信仰中的遊戲與扶箕連在一起並在民間得到完整的發展，成為老百姓的共同信仰，然而在文人裡，尤其是那些失意而不得志的文人，紫姑就成為他們托喻寄託的對象。

原為能占眾事、卜蠶桑，為人消解現實生活之困惑，帶來生存之安全感的神靈，至宋代則成為聰慧溫婉，並能以詩舞娛人的才女，經由形象的轉變與信仰內涵的消解或演變，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宋代社會物質條件的富庶與享樂風尚，與隨著人文理性的發展而養成的面對命運的自信精神。文人透過紫姑一系列較為閒雅娛樂遊戲，則為他們抒發情懷的重要要目的，宋代對紫姑的喜愛，源自於對紫姑的占卜功能，並將自己的生活寄情於紫姑信仰中，又加上紫姑好文字的能力被肯定，其能力便開始被無限渲染放大，而演變成如今的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此形象與對照的本領就是宋代文人所追求的理想。

前人郭麗歸納宋代文人迎紫姑的主要內容：一、卜心事，宋劉克莊〈觀戲溪西子弟降仙〉：「老儒心下事，未必紫姑知」。二、問年成，《異苑》農家婦女問：「卜未來蠶桑」。三、問休咎，宋方回〈上元回春〉：「可待紫姑問休咎，買牛西崦課兒耕。」四、卜歸期，歐陽修〈驀山溪〉：「應卜紫姑神，問歸期。」五、問仕途，南宋洪邁《夷堅志》：「吳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吳仲權將調官，請扣所向，箕箸既具，但畫龍與羊各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途祿料也。子必面君登朝矣。』」……仲權私謂辰未年或可奮發，及赴部，乃注龍陽丞。」<sup>30</sup>而迎紫姑的活動時間點也從正月十五、元旦，原為農業時期可休憩的期間，用祈求、卜問，逐漸變成文人酒會、親朋聚餐的時間點。若從整個社會結構去剖析，唐宋時期是由世俗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的轉化的重

28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3，頁522。

29見林繼富：〈紫姑信仰流變研究〉，《長江大學學報》，2008年第31卷第1期，頁10。

30見郭麗：〈廁神紫姑探析〉《東方人文》（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第9卷第1期，頁7~8。



要階段，漢魏以來的門閥制度逐漸瓦解。這種改變使得文人階層瞬間擴張，數量激增。而一方面科舉制度的影響，使文人可以有更多機會及第，當朝為官。卻相對的這也變成了主要管道，使得想從政的文人出路更加狹隘。當時宋代政權在對外關係方面又處於軟弱無力之處，使得文人將希望寄託於神靈。神本來就是人塑造的，當人們無法認識自我的時候，就把生命財產的保障、理想的追求、美好的期待，或是某些需要心理上的安慰都寄託於外在力量的庇祐與恩賞。因此，文人藉由迎紫姑的活動中去表達或是宣洩心情。

鬼神的存在，取自於當事者相信與否，在無所適從之際，只好將未來寄託在一些未知的事物上，然而藉由扶箕這個過程中，讓文人得以在心靈上得到明確與真實的安慰。無人會懷疑鬼的真實與否，都抱以畏懼與尊重的心態去對待這種尚鬼的信仰。而宋代文人藉由迎紫姑，無非是將紫姑當作一種移情對象，這是由於宋代文人所追求的是一種詩意的、高品味的享樂，物質的享樂固然重要，精神上的滿足卻其享樂的真正目的。

## 肆、迷信與理學

### 一、占卜興盛現象

而陰陽五行、靈怪變異之事，到了南朝之後，禮佛消災、因過報應之說大盛。唐朝在朝中有設立專門的占卜機構和從事人員，太常寺下設太卜署，為專門的占卜管理機構。地方上也有專門人員管理占卜事宜。政府對占卜進行比較嚴格的控制，百姓不得私自占卜。朝廷曾以詔令的形式，禁止民間的占卜。到宋代，占卜已成為一種普通的行業，朝廷不再控管，無論百官或是老百姓，皆視占卜為一種正常行為。宋代自從至和、嘉佑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吾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sup>31</sup>從此可以得知，宋代占卜的公開化和普及化，以卜為業的下層士人增多，慢慢的成為文人主要營生的職業。魯迅：「宋代雖云崇儒，並容釋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sup>32</sup>宋代的民間巫術之中，分為四類：祈求類、驅除類、預測類、招魂薦亡類。<sup>33</sup>宋代的民間巫術常與歲時節日結合起來，在節日活動中較為及中的表現出來，成為節日風俗的一個重要組成成分，使得中國的節日風俗至宋代已趨於完整。一些重要的傳統節日都為朝廷所認定，成為官訂的節日，節日的社會功能趨於綜合化，也更加豐富。而這些巫術活動的目的與人們日常生活得要求和願望更加緊密結合。

31見〔宋〕魏泰：《東軒筆錄》（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卷11，頁107。

32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第9冊，頁101。

33見張其凡、陸勇強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30~141。

## 二、淫祀現象<sup>34</sup>

宋代民間信仰繁多，各路神仙似乎都有其相應的地位，很多百姓對這些神靈敬畏有加。宋代大體上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官方舉行祭祀儀式的所謂的正神，這類神包括的範圍很廣，如天神、日神、月神、星神。第二類是官方雖不祭祀，爲人格神的神靈，如風雨雷電等神，雖地位不及天神，卻與天神有著密切聯繫，在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思維之下，這些神靈是「天」的使者，一但觸怒隨之會帶來災害，如乾旱、雷電傷人之類，但卻的到官方某種層度認可的神靈，受各層級所接受，具有極爲雄厚的群眾基礎。第三類就是完全得不到認可，如狐神、木石精怪、靈魂崇拜，甚至是官方要求取締的那些信仰，如淫祠、邪教等。由於第三類的興盛，導致各類神鬼的氾濫。宋人當時有個說法：「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因此，宋代描寫鬼的文字可謂多如牛毛，以《夷堅志》爲例，書中大部分的故事與鬼神有關。<sup>35</sup>

人鬼神的觀念來自對於原始祖先靈魂不滅的觀念，如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發現的各式各樣葬俗，反映出死者精神不滅的精神，在甲骨卜辭也發現大量記載說明殷商時代上層統治者中，呈現大量濃厚的人鬼神觀念。確信人死之後是可以成神，並永享子孫世代的祭拜與庇佑。道教爲人鬼立祠祀而到了唐宋之後，大量的死人通過種種方式成爲神，造成了氾濫。根據周寶珠<sup>36</sup>先生的統計北宋時期的汴京有地址可以確指的道觀 65 處，另有在歷史文獻中提及但具體情況不明的道觀 14 處。共計 184 處。這些宗教所遠遠不能滿足人們對鬼神精怪的需要，於是便出現了大量的民間淫祀。<sup>37</sup>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五：

（大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詔毀在京淫祀不在祀典者。其假托鬼神以妖言惑眾之人，令開封府迹捕科罪，送鄰州編管，情重者奏裁。<sup>38</sup>

《宋會要輯稿》禮二〇之一四：

政和元年春正月九日，詔書開封府毀神祠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廟及本廟，如真武廟像遷醴泉下觀，土地像遷城隍廟之類。五通、石將軍、妲己三廟，以淫祠廢。仍禁軍民擅力大小祠廟。」（考慮到大觀三年

34見劉黎明：《宋代民間巫術研究》（成都：巴蜀書局，2004年），頁70。：「一般說來，凡事不列入官方正式祀典者，都可以歸之爲「淫祀」。」

35見鐘敬文主編：《中國民俗史—宋遼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27~250。

36〔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跡志》（香港：中華書局，2005年）

37劉黎明：《宋代民間巫術研究》（成都：巴蜀書局，2004年），頁8。

38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第7冊，頁6520。

至政和元年僅僅相距兩年之久，我們不能不承認民間淫祠勢力之大。) <sup>39</sup>

從以上文獻我們可得知，宋代民間巫術在中國南方較為興盛，這是與南方地區得自然環境有著某種關聯。另如：瘴癘、各式毒蟲蠍……等。在這種自然環境中，醫藥條件又不足，進而演變成信巫不信醫的習氣。並且認為巫師是可以通神鬼的，於是，可知巫術、淫祀在當時的氾濫狀況。

### 三、理學認知與朝廷的應對方案

宋代理學的興起，源於唐末五代社會上的寡廉鮮恥，為什麼當時人心衰敗至無道德觀念，不知「人道」、「人性」為何物？其餘波何以竟至如此悲慘的境地？承接先秦儒家的新儒家，立刻抓緊這個問題，發揚人道、人性以挽救如狂瀾般可怕的社會墮落。熊十力先生常說宋明儒學「卓然立人道之尊」。然宋明理學最低限度，就是能使人了解人道、人性的尊嚴，儒家的精粹正在人的道德性之豎立，即在人性、人道的尊嚴之挺拔堅貞的豎立。

宋儒深感唐末五代社會的墮落，與人道的掃地，因此以其強烈的道德意識復甦了先秦的儒學。另一方面，就是對佛教的抵禦，間接地因佛教之刺激而彰顯其「道德性的性理」之骨幹之不同於佛、老。佛家不能建國治，不能治國平天下的作用，表示它的核心較易必有所不足。<sup>40</sup>此可見，理學是希望世人可以務實、理性的面對人生，讓自己腳踏實地的面對生活、振興國家，而非繼續沉溺於宗教信仰之中。

然理學家在看待淫祀方面是抱持著，將理、氣觀念引入祭祀、祠神信仰的解釋中，而理學的目標原為重建秩序，於是在祭祀信仰方面也認為是需要整合的。在信仰方面提出，贊成傳統的天地宗廟社稷祭祀體系，裁定信仰合法性的是「義理」。朱熹是較早有系統地對傳統儒家經典中祠神信仰合法問題再重新闡釋的理學家，其基本觀點收入《朱子語類》卷三《鬼神》：「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而陳淳則認為其淫祀觀基本上，只要是屬於正祀之外即淫祀，鬼神感應在於誠敬，其功能主要在教化方面，然實質上，是要慢慢消滅著民間信仰的存在。<sup>41</sup>

宋代朝廷對於打擊、燒毀淫祠的詔令中，其指的是幾種危及民眾的生命安全的狀況，如：殺人祭鬼、信巫不信醫，或是違背倫理道德，如：男女淫穢、

39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第1冊，頁771—772。：《宋史·徽宗紀》：「政和元年正月……壬申，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見《宋史》第2冊第385頁。

40 見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台北：經聯，2003）。

41見朱熹、呂祖謙合編：《近思錄集解—北溪字義》（台北：世界書局，2009年），頁423。

斂財害民、危及地方治安、國家安全，神像與祭祀對象、主體不符等等。由此看來，朝廷只要是針對著信仰活動對社會秩序的影響，而非信仰的人或是背信仰的神。北宋《太平廣記》中<sup>42</sup>，十三則故事，其中有三則講打擊淫祠的，分別為道士胡超師、官員狄仁傑、僧人善曉，頗有儒釋道三家聯手打擊淫祠的意味。<sup>43</sup>再者，《宋史》中也記載著：「性不喜邪佞，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人稱，「胡打鬼」。」由此看來，朝廷與理學學者在於打壓淫祠的動機是為維護社會秩序、匡正道德為主。宋朝政府並未完全禁止巫術，只對「邪神」、「妖法」之類的形為嚴加管制。倘若淫祠或者淫祀不超越這些準則，就會被默許的繼續讓民眾祭祀，所以民間仍保留相當興盛的淫祀信仰。

## 伍、結 論

上述所言中，我們可以歸結文人迎紫姑目的，隨著時代的變遷紫姑信仰已由單純卜桑農之事，融合了巫術、道教的特質，而其占卜、扶箕、淫祀日益興盛皆因一為民族性情，二為地區性，三為政局動盪、時運不佳，又因魏漢門閥制度崩潰之後，文人人數增多，則在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之下，導致文人皆以當官為目標，但相對的壓縮了仕途之路，使得文人只好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且文人的生活範圍也逐漸融入民間，接觸與深入民間信仰當中。隨著朝代的轉變紫姑的形象不斷的轉變，在功利性與慰藉上的功能也變多，並且已成為民俗節目中的一項娛樂項目，更讓此信仰彌久不衰。扶箕亦隨著科舉盛行起來的，赴試的舉人一方面要預知試題，一方面又要知道科名的成敗。除了卜命運以外，還可以請仙來唱和或猜謎，或講究技術醫藥等事。此大多為文人藉由迎紫姑的行為表達出苦悶的心情，並在扶箕這個過程中，讓文人得以在心靈上得到明確與真實的安慰。主要心態的呈現：一、心理映射、失落文人與悲慘妾的身分重疊，敢怒不敢言，對時政得不滿，藉由紫姑來宣洩。二、假借紫姑之名，行一展才能之實，因社會層面的變遷，科舉制度，導致當官之路狹窄，為了生計轉而醫卜之職。三、藉由占卜穩定自己不安的心，時局混亂加上當官不易，希望可以從迎紫姑的活動中，確定自己的未來。然而在朝廷與理學學者對淫祠的打壓影響之下，紫姑信仰的擁護者，已由老百姓轉變為文人。且宋代文人迎紫姑的場合與儀式，皆為不違背其法律限制，因而，不妨礙於文人迎紫姑的目的，使得文人可恣意在日常生活中、作品中享受精神上寄託的樂趣，以達到其要求和願望。

---

42見【宋】李昉等撰《太平廣記》（上海古籍，1995）：「其第三百一十五卷神二十五專附「淫祠」一目。」

43見中華書局編輯：《太平廣記》（香港：中華書局，1995年），卷315，頁2492~2497。

## 參考書目

### 古籍：(按年代排列)

- 〔唐〕段城式撰：《酉陽雜俎》，《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85年，第2冊。
- 〔宋〕洪邁：《夷堅支乙》《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出版社，1985年，第21編，第4冊，卷44。
-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3。
- 〔宋〕蘇軾：《東坡續集》，《東坡七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6年。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約西元12世紀，卷226。
- 〔宋〕歐陽修、宋祁撰：《劉從諫傳》，《新唐書》，香港：中華書局，1975年，卷214。
- 〔宋〕魏泰：《東軒筆錄》，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卷1。
- 〔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跡志》，香港：中華書局，2005年。
- 〔清〕黎庶昌：《玉燭寶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百部叢書集成》第5747冊之十。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卷32。
-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第7冊。

### 專書：(按年代排列)

-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 王毓龍校注：《荆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卷1。
- 中國民俗學會編：《民俗、民間文學影印》之三三，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
- 張立文：《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
- 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間觀》，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
- 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臺北：臺北商務，1994年。
- 中華書局編輯：《太平廣記》，香港：中華書局，1995年，卷315。
- 王慶淑：《中國傳統習俗中的性別歧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5年。
- 張其凡、陸勇強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謝明勳：〈「紫姑」故事流變析論—以文獻資料考察為主〉《第一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文集》，台中：新文豐發行，2001。
-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台北：經聯，2003。
- 劉黎明：《宋代民間巫術研究》，成都：巴蜀書局，2004年。
- 夏乃儒主編：《中國哲學三百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朱熹、呂祖謙合編：《近思錄集解—北溪字義》，台北：世界書局，2009年。
- 鐘敬文主編：《中國民俗史—宋遼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第9冊。

### 論文期刊：(按年代排列)

- 莊伯和：〈廁神、廁鬼〉《歷史月刊》，台北：，2002年，第171號。
- 陳佳穗：〈宋代筆記小說中之「紫姑神」形象初探〉《空大人文學報》，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2003年，第12期。
- 趙修霈：〈宋代紫姑的女仙化及才女化〉《漢學研究集刊》，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2008年。
- 林繼富：〈紫姑信仰流變研究〉，《長江大學學報》，2008年第31卷第1期。
- 郭麗：〈廁神紫姑探析〉《東方人文》，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第9卷第1期。